

鈍吟詩謹嚴典彙律細古法最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然獨  
精於艷體及詠物無論長篇大什非所能辦凡一題數首及  
尋常唱酬投贈之作雖極工穩皆無過人處蓋其慘淡經營  
工良心苦固已極錘鍊之能事而力有所止不能稍溢於尺  
寸步武之外殆根於天也吾虞從事斯道者奉定遠為金科  
玉律此固詩家正法眼學詩者指南車也然舍而弗由則入  
魔境守而不化又成毒藥李北海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悟  
此可以學馬氏之詩矣予年未舞象攜詩謁定遠極為所許  
親聆其指授苦吟二十年始能盡棄其學九原可作定遠當  
不以予為異趨也造友人以定遠詩索予論定因漫識之時  
丙子夏四月晦日本菴道人錢良擇



馮定遠詩序

定遠長余十五年折輩行與余爲兄弟交蓋三十餘年矣定遠樸畧易直以詩書爲性命貫穿百氏兼精四體論古人如坐堂上而親決其是非無少貸與長公已舍稱馮氏學定遠尤折其中余同游且久未嘗見其手持一鋸身與一戶外斯可以知定遠矣與人交多率其真或喜或怒或離或合人頗以爲迂以爲怪則避而去之顧與余獨有終始余無矯情飾貌定遠亦忘機棄智淡然如水以相與於有成也然則於定遠奚咎哉其爲詩敦厚溫柔穠麗深穩樂不淫哀不傷美刺有體比興不墜古之稱杜者謂無字無來歷此定遠之長也若其問學淵源才情意象牧翁先生序之旣詳且盡試取其文而掩其姓覆其字伸紙疾讀亦斷知爲吾定遠也先生序成于崇禎之歲刻之初學集迄今垂三十年天下之



讀其詞者莫不想望定遠之人與詩而其詩刻僅馮氏  
小集百餘首其友毛氏潛在實任梨棗之役今潜在不  
可作矣好事寥寥定遠貧老日甚畧無有能振之者居  
恒謂士生斯世窮愁潦倒人多易慢百歲以往乃始思  
其人而不可得余于定遠竊有深慨頃其猶子寶伯棧  
訪殘詩出錄本示余因理向所藏本互為補輯卷之二  
並錄出原刻游仙詩五十首今雜友稿中今唱于同人  
劇金授梓合小集通為九卷以傳于後諸君之義也亦  
朋友之責也然而重有感者牧翁生平慎以文章許人  
特于定遠有國士之目而先生岱宗之遊亦且五年于  
茲矣余不徒嘆定遠之窮老而于先生尤有哲人之痛  
且不知有學遺編何時起胥井而懸秦市俾為蚍蜉之  
撼者視大樹而亦少衰息也定遠曰此則予有同感矣  
子其為我識之于是乎書戊申仲冬陸貽典

馮定遠詩序

古之為詩者必有獨至之性旁出之情偏詣之學輪囷  
偃塞偃塞排冢人不能解而已不自喻者然後其人始  
能為詩而為之必工是故歌美圓熟周詳謹愿榮華富  
厚世俗之所歎羨也而詩人以為笑凌厲荒忽傲僻清  
狂悲憂窮寒世俗之所詢矚也而詩人以為美是人之  
所趨詩人之所畏人之所憎詩人之所愛人譽而詩人  
以為憂人怒而詩人以為喜故曰詩窮而後工詩之必  
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定遠吾友嗣宗之子也而游  
於吾門其為人悠悠忽忽不事家人生產衣不掄軒飯  
不充腹銳志講誦亡失衣冠顛墜坑岸似朱公叔燎麻  
誦讀昏睡髮似劉孝標濶略眇小蕩佚人間似其家  
敬通里中以為狂生為崑愚聞之愈益自喜其為詩沉  
酣六代出入於義山牧之庭筠之間其情深其調苦樂



而哀怨而思信所謂窮而能工者也成弘之間吾里有  
桑悅民懌博學多奇以狂名於世其南宮對策之言曰  
胸中有長劍一日磨幾回又曰夫子去而我來主者惡  
之勒置乙科李文正賦詩贈之以李邵劉畿爲比民懌  
以此名滿天下定遠之才不減民懌子勝斐然未見其  
止世無長沙誰知尺懌世有民懌亦豈患無長沙乎定  
遠之名從此遠矣虞山老民錢謙益序